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第二十四回 走漏出無心 收回因有主

語云：道道道，有真竅，窺見其門委實妙。有欲也靈通，無欲更深奧，信手拈來無不肖。難將蠱測海，莫以管窺豹，下士從來只會笑，豈識圓中顛與倒？荒荒唐唐是真傳，游游戲戲乃至教。自古真人不露形，所以取人不如豹。何不卮言獵大名？何不卮言收速效？已知富貴不可求，莫若從吾之所好。

卻說小行者偷牽了龍馬，到後洞山岡邊扶唐長老騎上，加上一鞭跳出山岡，又撮了行李到山岡外，叫豬八戒挑著，然後與沙彌縱身跳出，趕上唐長老，護持而行。纔走不上一里多路，後面文明天王因尋不著四個和尚，早點了兵將，跨上烏騾，鑼鼓喧天，燈火耀目，飛風一般趕將來。小行者叫豬八戒、沙彌保護著師父前行，自家卻竄回身來，用鐵棒擋住道：「潑妖精，趕人不可趕上。我們昨日讓你贏一陣燥燥皮，今日可知趣，悄悄回避，你也算是□分體面夠了！怎又不知死活來趕我們做甚？」文明天王趕得氣喘吁吁，大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壓不死的賊猴頭！既被我拿住捆綁，就是我的囚犯；怎敢弄邪術割斷繩索，盜馬逃走？真死有餘辜！快快自縛請罪，還有可原。若恃蠻不伏，我只一筆壓倒，叫你粉骨碎身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昨日是試試你的手段，讓你壓一遭遊戲遊戲，怎就認真？你看今日再能壓我麼？」隨舉金箍棒劈頭打來。文明天王以文筆槍急架相還，這一場賭鬥與昨日大不相同：

一個要報壓身捆綁之仇，恨不一棒將頭顱打成稀屎爛；一個要正盜馬逃脫之罪，只願一槍將胸脯穿個透心明。一個怪異端壤教，打點安放玉籠擒彩鳳；一個辨真心拜佛，只思頓開金鎖走蛟龍。去的心忙，棒似飛雷留不住；捉的性急，槍如驟雨撥難開。槍到處焰焰輝輝，疑有文光飛萬丈；棒來時沉沉重重，果然佛力廣無邊。昨日狹路相逢，既難輕放；今朝騰雲起上，豈肯容情。不見輸贏，正是棋逢對手；難分強弱，果然將遇良才。

二人鬥了半日，不分勝負。文明天王暗算道：「這潑猴棒法精純，難以取勝，莫若還是壓他為妙。」把手中槍虛晃一晃，撇轉身連發幾個金錢劍，哄得小行者用棒去隔劍。他卻把槍仍縮成一枝文筆，望空中擲去，要照小行者當頭壓來。小行者原有心防他，一眼見文筆拋起，也不等他落下來，便先撥開金劍，一個筋斗早跳在半空之上，及文筆落下時他已走了。文明天王看見，仍接住文筆大笑道：「好個賊猴子，任你走罷！我且拿住那三個，看你走到哪裡去？」將那烏騾馬一拎，如風一般從後趕來。豬八戒與沙彌雖然保護唐長老前行，卻記掛著小行者，不住回頭觀看，尚走不遠。忽見文明天王一騎馬趕來。那一戒、沙彌昨日被金劍打怕，綁縛難挨，先慌了手腳，也顧不得師父，竟自駕雲走了。文明天王趕上唐長老，一手抓住提過馬來，等後面兵將趕到，方摔下馬來道：「綁了！」又吩咐牽了龍馬，然後回山。到了殿上，就叫押過唐長老來跪下，問道：「我昨日因一時醉了，未曾審問定罪，怎敢擅自脫逃？我且問你，是哪裡妖僧，叫甚名字？那走了的三個又是何人？實實供招，免我動刑。」唐長老道：「貧僧法名大顛，道號半偈，乃南瞻部洲大唐國潮州人氏。奉大唐天子欽差，往西天雷音寺見我佛如來，拜求真解。昨日路過寶山，並無干犯，不知大王有何罪責苦苦見擒？」文明天王道：「你不為良民，而為妖僧，一罪也；逞弄幻術，詐騙飲食，二罪也；既被捉來，自應聽審領罪，怎擅自逃走？三罪也！怎說並無干犯？你且說那三個是你甚人？」唐長老道：

「一個叫做孫履真，是我大徒弟；一個叫做豬八戒，是我二徒弟；一個叫做沙致和，是我三徒弟。」文明天王道：「他三個既是你徒弟，為何不顧你竟自走了？」唐長老道：「此不過暫避大王之鋒耳，豈有不顧之理？況他三人頗能變化，或者此時原變化了暗暗在此保護，也未可知。」文明天王道：「什麼變化？不過是些邪術。我且問你，昨夜捆綁甚牢，卻用什麼妖術得以脫去？」唐長老道：「我那大徒弟乃石中天產，心上家傳，有七□二般神通，要解昨夜那樣捆綁繩索，只消用吹灰之力。此乃佛法無邊，怎說妖僧幻術？」文明天王笑道：「他既有這等本事，為何昨日被我一枝筆兒幾乎壓死？今日見我文筆影兒又走得無影無蹤！」唐長老道：「道足驅魔，魔亦有時而障道；魔雖害道，道終有力以除魔。大王雖得意於前，未必不失意於後。」文明天王道：「好硬嘴和尚，身已被擒，早晚受戮，還爭口舌之利，此佛法所以亂天下也。我文明正教也不與你鬥口。我昨日只道你四個和尚身心安靜，故但將你束縛在此，誰知你還是一群野馬，被你弄虛頭走了。我如今也不用繩索捆綁，只用這枝文筆放在你頭上，你師徒若有本事再逃了去，我便信你佛法無邊；若是逃不去，那時領死，再有何辭？」吩咐鬆綁。眾兵將得令，遂將唐長老扯起來，將繩索解去。唐長老身體既鬆，便不復跪，竟扭轉身盤膝而坐。文明天王恐怕他弄手腳，忙將文筆直豎在他頂上。唐長老雖是和尚，幼年卻讀過幾本儒書，今又參觀經典，故頂著那枝文筆尚不□分覺重，轉動得以自如。石、黑二將軍看見，忙稟文明天王道：「那和尚頂著文筆不見□分吃力，恐怕他又要弄虛頭！大王，還須捆綁起來。」文明天王道：「捆綁昨既無用，今復何為？若要過慮，莫若加上一個金錠。」因走下殿來，將文筆拿起，先把自己頭上金錠取下來，放在唐長老頭頂當中，再用文筆壓在金錠之上，就象砌寶塔的一般，唐長老一時便覺轉動繁難。文明天王看了方鼓掌大笑道：「似這等處置，便是活佛亦不能逃矣！」遂發放了眾兵將，自家走入內殿不題。

卻說小行者一時著急，跳在空中，後見師父復被眾兵將拿去，就是落下來解救，又恐怕被他文筆壓倒，只得忍住。不一時，豬八戒與沙彌也尋將來，會在一處，大家商量道：「師父拿去，定然捆縛，日間料難下手，還是夜間穩便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下手定要夜間，但今日尚早，待我變化了，下去探聽個消息。打點停當，便好下手，省得臨時那夜裡黑魃魃去摸。」沙彌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」小行者收了金箍鐵棒，按落雲頭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蜜蜂兒飛進宮來。纔飛進殿前，早看見唐長老頭頂著文筆，在那裡打坐哩！遂飛到唐長老耳朵邊，低低叫聲：「師父！」唐長老認得聲音，知是小行者，便悄悄答道：「徒弟快來救我，這文筆甚重，我實難頂戴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日裡人多，須要夜間動手，你須忍耐。」說罷，仍飛了出來，現了原身，到空中報與二人道：「師父倒幸喜未曾捆綁，只是頂著那枝毛錐在頭上，有些吃力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我看他那枝筆兒也不見甚麼利害！怎昨日你就被他壓倒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不瞞賢弟說：若論我這個頭兒，就是泰山也還頂得一兩座起。不知有甚緣故，那些些竹管幾根羊毛到了頭上，就壓得骨軟筋酥，莫想支撐得起，連我也不明白。」沙彌道：「師兄，連你昨日也頂不起，如今在師父頭上這一日，不要壓死了？須早些作計較去救他方妙。」小行者躊躇道：「正在思量，沒甚計較。」豬八戒道：「若是金劍打來其實難當，我不信那點點筆兒就會壓殺人？等到夜間，我包管替師父拿去就是了。」大家左思右想，不覺天晚入夜。沙彌道：

「此時好去了。」大家弄神通，不從正門人去，就低一低雲頭竟落下殿前。細聽著妖精沒一個，只聽得師父坐在地下，無聊無賴，吟詩見志哩。詩曰：

自存佛性入空門，不向虛無掛一痕，  
萬劫皮毛惟認我，大千世界已忘言。  
久知未造詩書孽，何得牽纏文字冤？  
任爾鐵鋒摩頂踵，此中到底不留根。

小行者聽了，暗暗不勝贊羨道：「好和尚！方做得佛家弟子。」因上前叫一聲道：「師父不須嗟嘆，我三人來也！」唐長老道：「來了固好，只是怎生救我？」豬八戒道：「不打緊，待我移開筆就是了。」唐長老道：「徒弟呀，莫要太看容易了，這文筆想來有些難移。」豬八戒道：

「狠殺不過是管筆，師父怎見得難移？」唐長老道：「如果是董狐之筆，定不加在我大顛頭上；今既無過加我，定是管害人之筆。你想，那害人之筆豈容輕移？」豬八戒道：「雖如此說，畢竟也有個公道，終不成單憑他一人拿起放倒！」因摸到唐長老頭上，摸著了那枝筆，見長不過數寸，圓不過一指，便不放在心上，就隨手要拿他起來。誰想摸著便小，及要拿起他來，就是生根一般，莫想動一動。方大驚道：「這真個作怪了！」小行者道：「呆子，快放了手再商量，不要生扭得師父不自在。」豬八戒因放了

手道：「這筆若在地下，便一釘耙打得粉碎！就不打碎，拿把小鋸子，鋸也鋸斷他了；就不鋸斷，點把火燒也燒光了。如今豎在個師父頭上，打又打不得，鋸又鋸不得，燒又燒不得，真教人沒法奈何他。」唐長老聽了愈加煩惱道：「我平生痛掃語言文字，今日卻將一枝文筆頂在頭上，莫說壓死，羞也要羞死了。」沙彌道：「師父莫急，待我也來摸一摸，看這枝筆還是在頭皮內，還是在頭皮外？若在頭皮內，就難處了。倘在頭皮外，只消大家一齊動手將師父推倒，那枝筆便自然一跌開交了。」便用手在唐長老頭皮上一摸，卻未嘗摸著文筆，先摸著一個金錠，因吃驚道：「這又是什麼東西？」唐長老道：「那文筆初上頭時，因我幼參經典，略可支持；大王見了，恐怕壓我不倒，又加上這錠金子，故一發轉動不得了。」沙彌道：「這大王真惡！既以文筆壓人，又以財壓人，一個不識字的窮和尚，如何當得起？師父一定是死了，再無別計較，只好細訪他與誰人是至親密友相好，去討一封書來，求他筆下超生救他罷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你們不要胡說！好生看守，等我悄悄進去打探個消息來。」遂走入後殿，只見後殿中還有燈火，文明天王正吃得大醉，擁著幾個宮娥在御床上酣寢。小行者見沒處入頭，就使個幻法揭起睡魔，在他夢中現出三千諸佛菩薩，將他圍住；又使韋馱尊者將降魔杵壓在他頭上道：「你這潑魔！怎將文筆壓我佛家弟子？若不快快取去，送他西行，我只一杵，先斷送你性命。」文明天王夢中恍恍惚惚，未及答應，那韋馱尊者早又提起寶杵劈頭打來，嚇得文明天王魂不附體，不覺大叫一聲：「打殺我也！」忽然驚醒，出了一身冷汗。眾宮娥慌忙抱住道：「大王為何驚跳？想是夢魘。」文明天王此時驚得酒已醒了，定定神說道：「這都是四個和尚弄的幻術。」宮娥們道：「大王夢魘，怎麼說是和尚弄幻術？」文明天王道：「我方纔睡去，夢見三千諸佛叫韋馱將降魔杵當頭打我，故將我嚇醒。我想，這和尚前日在弦歌村弄韋馱顯靈，騙詐飯吃，也是此種伎倆，故曉得是他。」宮娥道：「這和尚既有這樣手段，也要算做有本事了。大王拿著他，何不就地處死了，也完一件事；卻將文筆與金錠壓著他，倘或他弄神通走了，豈不連文筆與金錠都被拐去了！這叫做無梁不成反輪一帖。」文明天王笑道：「你哪裡知道，我拿這四個和尚，原非與他有仇定要害他性命，不過要興我文教，滅他釋教，若輕輕殺了他，誰人得知？何處傳名？故我將文筆壓住他，使他用盡佛法，受盡苦楚，不能脫去，方顯我儒家文筆之妙。」宮娥道：「大王算計雖好，只恐小小一枝文筆有多少斤兩？況他三個徒弟都有蠻力，一時拿動，卻怎個區處？」文明天王道：「這個只管放心，從來文武不同途。他三個徒弟縱有蠻力，只好使槍弄棒。這枝文筆奪天地之秀氣，吐山川之精華，他粗手夯腳怎生拿得動？」宮娥道：

「他雖拿不動，倘或去拜求一個有名的文人來拿，卻將如何？」文明天王道：「文人越有名，越是假的，怎拿得動？」宮娥道：「以天下之大，難道就無一個真正文人？」文明天王道：

「就有，也是孤寒之士，必非富家。我所以又得一個金錠壓著，他就拿得動文筆，也拿不動金錠。」宮娥道：「我聞他佛家中三藏真經，難道就算不得文章？」文明天王道：「佛家經典雖說奧妙，文詞卻夯而且拙，又雷同，又艱澀，只好代宣他的異語，怎算得文章？」宮娥道：

「這等說起來，這枝文筆，除了大王再無人拿了？」文明天王道：「若要拿此筆，除非天上星辰；若在人間去求，除了我，就走遍萬國九州也不能夠。」宮娥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大王高枕無憂，請安寢罷了。」文明天王說了一會，依舊安然睡去。

小行者伏在殿外，聽了這些話，滿心歡喜，慌忙走出來對唐長老說道：「師父不消愁煩，有門路了。」唐長老忙說道：「有甚門路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他自供說，若要拿他文筆，除非天上星辰；我想，天上星辰惟文昌菩薩梓潼帝君是專管文章之事。即去求他，自然有個分曉。」唐長老道：「既有這條門路，須快去快來。」小行者吩咐豬一戒、沙彌陪伴師父，就縱雲頭直上九霄，來至紫微垣外，北斗高頭，自下臺、中臺，直走到上臺，方尋著文昌帝君的宮闕，只見祥雲縹緲，甚是輝煌。小行者也無心觀景，竟至宮門，高聲叫喚。早有天驤、地啞出來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在此吆喝！」小行者道：「快去通報，說齊天小聖孫履真來拜。」天驤、地啞將小行者看了又看道：「我帝君乃文章司命，往來出入皆是文章之士，你這人尖嘴縮腮，頭上又禿又稀稀幾根短毛，不僧不俗，又非儒士，怎敢來拜我帝君？不便傳報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你這兩個殘疾人，聾的聾，啞的啞，真不曉事。玉帝家裡尚憑我直出直入，何況你家！再不通報，我就直走進去了。」天驤、地啞見他說話大，沒奈何只得進去見帝君稟道：「外面有一個植耳朵雷公嘴的和尚，自稱孫小聖，要拜見帝君，不敢不稟。」梓潼帝君道：「孫小聖想是孫大聖的子孫了？但他是釋教，我是儒宗，兩不相干，來拜我做甚？莫非要我替他做疏頭化緣？」心下疑疑惑惑，只得叫請進來。小行者見請，就走到殿上與帝君相見。見畢，分賓主坐下。帝君先問道：「我聞小聖皈依佛教，身心清淨，不事語言文字。今不知有何事垂顧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不瞞帝君說，學生做和尚果是身心清淨；只是老帝君既為文章司命，取掌天下文樞，自當片紙只字不輕易假人，怎麼妄將文筆輕付匪人？以致顛倒是非，壓人致死！老帝君未免也有漏失疏虞之罪了。」帝君聽了驚訝道：「小聖差矣！小星職司筆墨，所有文字，盡可稽查。現今奎壁皆存，璇璣不失，怎說妄將文筆輕付於人？這文筆何在？匪人為誰？小聖既來說是非，這是非畢竟要個明白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老帝君不要著忙，若沒有文筆匪人，我也不來了。老帝君可細細思量，曾將文筆與誰便知道了。」帝君道：「小星從不以文筆與人，沒處去想。小聖必須說明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定要我說，我就說也不妨。玉架山文明天王這枝筆好不利害！若非老星君與他，再有何人？」帝君道：「小聖一發差了！我曉得什麼玉架山？又認得什麼文明天王？我家的朱衣筆、點額筆、研朱筆、生花筆、天山筆、倚馬筆，即相如的題橋筆、張敞的畫眉筆，並蕭何的刀筆，枝枝皆在。我沒有其筆與人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老帝君不必著急，既有簿記，可叫人細細再查。」帝君道：「這些筆日日用的，就查也沒有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有與無，再查查看何妨？」帝君只得又叫天驤、地啞去查。天驤、地啞查了半晌，回來復道：「有，是還有一枝筆失落在外。」帝君大驚道：「還有何筆失落在外？」天驤、地啞道：「還有枝春秋筆，是帝王未管事之先，就被人竊去。因世情反覆，一向用他不著，故因循下來不曾找尋。今日孫小聖所見的，想就是他了。」小行者聽了笑說道：「老帝君斬釘截鐵說沒有，如何又有了？」帝君甚是沒趣，叫天驤、地啞再查，是何人遺下，又是何人竊去。天驤、地啞又去查來，說道：「這枝筆是列國時大聖人孔仲尼著春秋之筆，著到魯昭公四年西狩時，忽生出一個麒麟來，以為孔仲尼著書之瑞，不期樵夫不識，認做怪物竟打死了。孔仲尼看見，大哭了一場，知道生不遇時，遂將這著春秋之筆，止寫了「西狩獲麟」一句，就投在地下不著了，故至今傳以為孔子春秋之絕筆。不料這麒麟死後，陰魂不散，就托生為文明天王。這枝春秋筆，因孔子投在地下無人收拾，他就竊取了，在西方玉架山大興文明之教。不知何故得罪孫小聖，今日來查。」帝君就向小行者致謝道：「小星失於檢點，多有得罪，但其事在小星受職之前，尚有可原，乞小聖諒之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都罷了，只是他如今將這枝文筆壓在我師父頭上，不能移動；我想，牽牛要牧童，這枝文筆我們粗人與他不對，還請老帝君替我去拿拿。」帝君道：「這不打緊。」遂吩咐天驤、地啞到斗柄上喚魁星。二人領命，不多時喚了魁星到來。只見那魁星生得：

頭不冠，亂堆著幾撮赤毛；腳不履，直露出兩條精腿。藍面藍身，似從靛缸內染過；黑筋黑骨，如在鐵窯裡燒成。走將來只是跳，全沒些斯文體面；見了人不作揖，何曾有詩禮規模？兩只手忽上忽下，好似打拳；一張破斗踢來踢去，宛如賣米。今僥幸列之天上，假名號威風自矜曰星；倘失意降到人間，看皮相醜陋陋只好算鬼。

那魁星跳到面前，也不拱手，也不作揖，也不言語，只睜著兩只銅鈴大的眼睛看著帝君。帝君道：「當時孔聖人有一枝春秋筆，被麒麟妖竊去，在玉架山為王；今將此筆壓在唐僧頭上，不能轉動，你可去與我取來？那麒麟雖然得罪小聖，但念他是人間瑞獸，曾為大聖人呈祥，名著春秋，今在玉架山也只興我文明之教，並未失本來，不可傷他性命，只取了文筆叫他隱去，以待聖人之生。」魁星領命，就跳著要去。小行者道：「且慢！那枝文筆既有來歷，必要個有來歷之人方纔拿得。我看此兄嘴臉行狀，也與小孫差不多，不象個文章之士。他若拿得動，我小孫早早拿去了。還是煩老帝君親自走走吧。」帝君笑道：「凡人不可看貌相，海水不可用斗量，他乃天下第一文星，小聖不可輕視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前日打從中國來，看見那些秀才們一個個都是白面孔，尖尖手，長指甲，頭帶飄飄巾，身穿花花服，走路搖搖擺擺，自然是個文人；若說此兄是第一文星，我小孫也要算做第二了。」帝君道：「小聖有所不知，那些人外面雖文，內中其實沒有。魁星外面雖然奇怪，內實滿腹文章，小聖快同去取了文筆，救你師父西行，不可耽擱誤了程期。」小行者見帝君再三說明，方纔謝了，同魁星駕雲到玉架山來。此時尚未天明，二人落到殿前。殿中原是

黑暗，不道魁星一到，滿身精光燦爛，直照得殿中雪亮，早看見唐長老頭上頂著一枝文筆，盤膝而坐，旁邊豬八戒、沙彌守護。魁星想道：「就是這枝筆了。」走近前去，再細細觀看，只見那枝筆：

尖如錐，硬如鐵，柔健齊圓不可說，人手似能言，落紙如有舌。不獨中書盡臣節，小而博得一時名，大而成就千秋業。點處冷冷彩色飛，揮時艷艷霞光掣。一字千鈞不可移，方知大聖春秋絕。

魁星看了又看，點頭再四，知是一枝名筆，便滿心歡喜。他且不拿，先在殿中東邊跳到西邊，西邊又跳到東邊，直舞得文光從斗中射出，然後趁勢用右手將文筆一把輕輕抓起，忽見文筆下面又有一個金錠，他就順便用左手取起，在殿中跳舞個不住。

唐長老此時頭上就象去了泰山的一般，□分鬆快，忙抖抖衣服，爬起身來，向魁星合掌稱謝。那魁星只是跳舞，全然不睬。豬八戒與沙彌看見，忙走到後洞尋了行李出來，又走入殿中牽出龍馬，對小行者道：「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？」小行者道：「為人行止，必須明白。豈有個來不參去不辭之理？」因取出鐵棒拿在手中，走到後殿門前大叫一聲道：「麒麟兒快起來！我們拿了文筆，取了金錠，要去了。」文明天王在睡夢中聽見有人叫麒麟兒，早嚇得他魂不附體。一骨碌爬起來，穿上衣服，開了門跑到前殿。早看見魁星左手拿著金錠，右手拿著文筆，在殿上跳舞，便捶胸跌腳的指著小行者大罵道：「好賊猴頭！我數百年的辛苦開山，被你一旦毀壞了，真可痛恨！」小行者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且不要恨，若論起律法，作盜竊聖人春秋鐵筆，私立文明，就該死罪。因文昌帝君念你是個瑞獸，不忍加刑，叫你早早隱去，以待聖人之生。故我饒了你，是你的大造化！理該謝我，怎還要罵我？倘再不識好，我就一鐵棒叫你再去投胎。」數語說得文明天王閉口無言，果然退入後殿，收拾歸隱去了。小行者方謝別魁星，扶師父上馬，同豬八戒、沙彌挑行李西行。魁星又跳舞了一回，見唐僧師徒去了，方拿著筆、錠回見帝君繳旨。帝君就將二物賜與魁星，故魁星手中至今常持二物。正是：

非其所有終烏有，雖說虛無安得無。

畢竟不知唐長老西行還有災難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